



第一三九冊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藍澗集	藍山集	劉彥昂集	趙考古文集	尙綱齋集	臨安集	滄螺集	附白石山房逸錄	補續遺集	王常宗集	始豐稿	胡仲子集
-----	-----	------	-------	------	-----	-----	---------	------	------	-----	------

明藍智撰……………八三三	明藍仁撰……………七七一	明楊維禎評……………七二三	明劉炳撰……………六五三	明趙搗謙撰……………五六三	明童冀撰……………五六三	明錢宰撰……………五二三	明孫作撰……………四七五	明張丁撰……………四四五	明浦劉廷果同編……………三八五	明都穆編……………三八五	明徐一夔撰……………一三九	明胡翰撰……………一
--------------	--------------	---------------	--------------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胡仲子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_臣朱理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孫梅

校對官中書_臣陸湘

勝錄監生_臣沈希曾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胡仲子集

別集類五_明

提要

臣等謹案胡仲子集十卷明胡翰撰翰字仲子一字仲申金華人洪武初以薦為衡州府教授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是集乃其門人劉剛及浦陽王懋溫所編以洪武十四年刊板今印本罕傳惟寫本猶存於世凡文九卷詩一卷史稱其文曰胡仲子集詩曰長山先生集今合為一集豈剛等所併歟史又稱翰少從吳師道及吳萊學為古文復登同邑許謙之門令觀其文章多得二吳遺法而持論多切世用與謙之坐談誠敬小殊然嘗與修元史五行志序論即其所撰今見集中於天人和同之際剖析頗微義尊辨宗法論諸篇亦湛深經術則又未嘗不精究儒理也詩不多

欽定四庫全書

胡仲子集
提要

作故卷帙寥寥而格意特為高秀朱彞尊靜

志居詩話曰金華承黃文獻潘柳文肅貫吳

貞文萊之後多以古文詞鳴詩非所好以詩

論吾必以仲申為巨擘焉獨孤及之論曰五

言之源生於國風廣於離騷著於蘇李盛於

曹劉漢魏作者質有餘而文不足以今揆昔

則有朱鉉疏越太羹遺味之嘆誦仲申五言

正猶踏毬出於土鼓篆籀生於鳥跡庶幾哉

欽定四庫全書

詩集

胡仲子集

詩集

升堂之序乎宜潛溪有學林老虎文淵鯨之

目也斯言允矣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輝

胡仲子文集原序

韓退之抗顏師一世自李習之以下皆欲弟子臨之而

習之寥然不甚相下崇言正論往往與退之角其復性

平賦二書修身治人之意明白深切得斯道之用蓋唐

人之所僅有而可與退之原道相表裏者也瀟嘗以為

習之識高志偉不在退之下遇可畏如退之而不屈真

豪傑之士哉古之君子其自處也高其自期也遠其自

視也尊其擇師與友也審舉天下無足懽意者則求古

欽定四庫全書

詩集

胡仲子集

序

人之賢者而師友之苟有得於心矣當時知否不邇也

身之貴賤弗論也行之為事功宣之為言論一致也其

心廓然會天地之全而游乎萬物之表視古今如一旦

暮視千載以上之人若同堂接鄰而與之語何暇以凡

近者累其心乎孟子舍子思之門人而願師孔子非遺

其師也道宜然也近世學者鄙陋而無志聞古之人畏

之如雷霆鬼神不敢稍自振僕僕焉於庸常之人師云

師云而卒無所成者皆習之之所棄也吾友胡先生獨

不然自其少時誦數十萬言在諸生中已驚動其鄉邦
老儒咸畏而敬之及其既長而壯奇邁卓越務師古人
出言簡奧不煩而動中繩墨如夏圭商敦望而知其非
今世物也同郡大儒若吳貞文公立夫先生嘗師事之
吳公亟稱其才不置黃文獻公晉卿以文學名天下見
先生輒延致共語所以期待者甚隆而先生亦不為之
屈也諸公既亡先生之學益成行益修德愈劬而文愈
雄大江之南稱賢者必曰先生而先生不自以為至也

欽定四庫全書

序
胡仲子集

二

今天子有國之初大臣交薦先生才行上憫其老不欲
重煩以政命為衢州教授會修元史復薦入史館史成
賜金帛遣歸或謂先生未展其所學而先生澹如也先
生嘗慕邵子程子之為人所養甚深極乎博而守則約
務乎大而不遺乎細於人鮮所推讓而所許者衆必以
為賢於言不輕發而所言者人必以為當其所著衡運
井牧皇初諸文有習之之辭而所得者非習之所及也
先生年未老而文已傳於時獲讀之者莫不知其為可

貴然其可貴者豈特文乎哉是則先生之自得者世之
人未必能知雖漁亦不能盡其詳也漁與先生同師於
吳公相友五十餘年髮禿齒豁矣見世之士多矣心之
所仰而服者惟在先生則先生之文豈獨今之所難遇
乎學子劉剛撰次成集而王君士覺為圖其傳來請序
漁不諫而書其首篇所以嘆先生之善學而幸天下之
見其文也先生名翰字仲申金華人仲子其號云洪武
十三年秋八月癸酉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

欽定四庫全書

序
胡仲子集

三

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同郡宋濂序

欽定四庫全書

胡仲子集卷一

明 胡翰 撰

術運

皇降而帝降而王王降而霸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霸等而下終乎閭物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亡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為否

欽定四庫全書

胡仲子集
卷一

既交為泰始乎乾訖乎泰四卦統七二十年是為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為震坤一索得女而為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成為恒既交為益乾再索得男而為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為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為既濟既交為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為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女而為兌兌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為損既交為咸是為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於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

父之道大壯也死妄也長男從父者也需也訟也中男從父者也大有也遯也少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

百五十有二年是為陽晶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為陰毳權

闕

之運坤陰也得

闕

育而生男乾陽也得

闕

而生女男歸於母女應於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剝也謙也少男歸母者也六

欽定四庫全書

胡仲子集
卷一

二

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為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大有也中女應父者也夬也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為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從長者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內外以剛陽治政是為剛中健至之運陽剛之極陰必行之代母者長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

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也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內外以陰柔為治是為羣開位賢之運陰隨於陽為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年是為德義順命之運陽隨於陰為不順渙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為惑妬留天之運長男既息為男之窮也

長女既息為女之窮也於是中男與少男相搏焉蹇也

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為寡陽相搏之運陽

之搏也陰必隨之於是中女與少女會焉睽也革也二

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為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

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太乙臨之不浸則

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

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伯之衰而不能為太和

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革也仲尼沒繼周者為秦為漢

為晉為隋為唐為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泯泯焚焚天下之生欲望其為王為帝為皇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患也余聞之廣陵秦曉山迺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伯之別定次于篇

尚賢

人君兼天下之所有以貴則天下莫與倖其勢也以富則天下莫與較其利也以權則天下生殺之所由懸也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而必有待於賢者知天下不

可自用也人雖聰明睿智一堵之外目有所不見十室

之間耳有所不聞萬鈞之重力有所不舉百工之事能

有所不通況天下大器也舉天下之大器重任也而三

代王者或以不明而克綏先祿或以幼沖而弘濟多難

或負過人之才強力辨捷而遂亡國喪家不保其身豈

天下之大器重任材力者有所不堪而幼沖不明者能

勝之哉太甲成王以有伊尹周公為之輔佐故天下不

而不能用故天下不治而底於滅亡用得其人則太甲之不明成王之幼沖可以遷善改過緝熙光明而為令主不得其人而自用之則雖夏癸之勇力商辛之辨捷負過人之才而不免為獨夫得失之幾不可不審也亡國之人非盡不肖興王之臣非必皆賢天之生才何代無之伊尹仲虺巫咸甘盤傳說非盡生於亳邑也閔天泰顛散宜生南宮适太公望畢公毛公非盡出於豐鎬也亦非素有位而貴也遇之以其道則耕築漁釣遠迹

欽定四庫全書

胡仲子集

五

田野海濱之人皆起而任公卿大臣之責伊尹傳說太公望之於商周是也遇之不以其道雖千乘之國萬鍾之粟曾不足以延摺紳游談之士孟軻氏之於齊梁是也道合則合道離則離去就之義不可苟也至治之世以德相尚天下無不可仕之國故君為官擇人而臣無擇官士患德不修不患無聞也患業不廣不患無位也德修而業廣矣雖欲處衡門而樂考槃也詢衆庶者在閭其能舍乎興賢能者在鄉其能不舉乎由鄉而達於

諸侯貢于天子之廷三適者受上賞不賢者貶爵土則諸侯之責重矣賢者授之以官大賢授大官能者任之以事大能任大事則天子之任又重矣商周之盛上無曠官下無遺才其君臣遇合蓋如此周德既衰春秋戰國之際不能統一於是君擇臣而臣亦擇君以事之然猶以義相尚侯嬴魏夷門監也而魏之公子枉車騎虛左迎之毛遂趙下士也而楚烈王願奉社稷飲血聽之魯仲連東海布衣也居邯鄲圍城之中不肯西面而帝

欽定四庫全書

胡仲子集

六

秦人以為天下士也誓然負其高世之志仲大義於諸侯之上漢唐數百年之盛未有肖其風烈者高帝太宗解衣輟哺傾身散財從海內之士舉天下於反掌之間傳世永久當是時也曰奇士者有矣曰國士者有矣求所謂天下士果何人哉士氣卑而主勢崇偈偈焉以權利相任使其人固有不屑者矣如魯兩生野王二老世宣盡知之乎夫揭數尺之竿懸尋丈之緝鉤螭為餌而投之河海所得者鯢鮪之屬耳吞舟之魚終不足致也

其為術亦疏矣人主之心其精神念慮與天地相酬酢
苟積至誠廓至公求天下之賢以宣亮天工孰不風動
而應之於天下至廣人才至衆其要莫先於論相相
之賢否官之得失所係也官之得失政之隆替所係也
由君子言之是猶後世之論相也未能盡古之道也治
天下有本君之謂也治天下有要賢之謂也其本正者
天下不勞而治其要得者天下之本不勞而正漢唐之
君莫或知之其有天下非不求賢也其求而用之者不
過以郡國之政有不舉耳朝廷之治有不備耳公卿大
夫之職有不稱耳未嘗知正天下之本也為公卿大夫
者亦以為能寄郡國之政佐朝廷之治於職足矣未有
能正天下之本者也王伯之畧混聖賢之道塞非此其
故乎蓋至趙宋而後世之君子有以此為任者而其主
不能擇也帝王之大經大本託之空言而無補當此之
時得君專且久者皆時匪人假儒術以濟其好者也易
言拔茅連茹泰之君子以此進其君子否之小人亦以

此進其小人二者迭為消長故知人之難非獨難於君
子而深難於小人至于君子之小人則又難也其言辨
其行堅其見聞之博足以出人之不能其情貌之深足
以欺人之不測其知術之巧足以移人所好而不悟其
才藝之美足以行人所難而不憚其名君子實則戾也
辨之早去之不果植為朋黨惡知其非君子也雖有君
子橫罹口語又惡知其非小人也知人則哲帝陶唐氏
猶難之其工崇伯之屬衆所共賢者也而帝獨以為非
賢其後果不賢也於是去之而帝之廷無惡人矣於是
禹皋陶為帝臣者皆得著其成績人主欲進賢而不能
遠小人不足以言知人不知人不足以言得人非常之
士待非常之主然後用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興於
此時也蓋必有之矣其興於此時也吾必得而見之矣

井牧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已
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

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歟矣其後二百三十
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
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
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
之民益敝歟矣為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已
飢之一夫之寒猶已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極焉
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
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
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為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
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儼封君
編戶之氓無立錫之地則卑下之為役為僕不暇顧其
身貧富不均孰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
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
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
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
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胡仲子集

九

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
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陰其親屬自啓
奸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束之間不勞民駭
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為兼井之閑
耳非有資於畎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
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
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焉放牛之時也以魏國之
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
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
定為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即露田
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
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即世業也夫家受而不
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
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為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
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
耕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胡仲子集

十

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蕪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掾於敝振窮恤貧民獲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為之粥而加罰永藏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狃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閑田給受民不復獲其實視為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

欽定四庫全書

胡仲子集

十一

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如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入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孰馴致也時敞則法亦敞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為井井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為甸甸有洫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為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甸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

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

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

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

畿之內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

遂之餘地為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天子使

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為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

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為縣地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

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為

欽定四庫全書

胡仲子集

十二

甸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

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為

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則出地貢

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于公

孟軻氏所謂皆十一者是也鄉遂之地萊五十畝或百

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

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為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萊

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

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蓋掩為司馬度山林鳩澤數辨京陵表淳鹵數置漆規偃潯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曠涂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為貢商人用之以為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為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為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恒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春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貸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并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丘甸革車長轂於是手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潯則疏之旱乾則引

欽定四庫全書

胡仲子集

十一

以溉注少鹵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偽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其實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為乎其謂不可為者蓋亦有二馬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為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為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潰于成也非大有為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偽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敝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況使盡弃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況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於上奸興於下此不可為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尼吾事乎古者步百為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為畝北齊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為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九萬頃皆可墾

欽定四庫全書

胡仲子集

十四

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未為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永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

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為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袤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譟。未聞有一人違者。況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鄉郡乎。是

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為之才。操可致之執。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為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生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

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為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它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五行志序論

人與天地參為三。極災祥之興。各以類至。天之五運。地之五材。其用不窮。其初一陰陽耳。太極耳。而人之生也。

全付畀有之具為五性著為五事又著為五德修之則吉不修則凶吉則致福焉不吉則致極焉徵之於天則休徵之所應也不吉則咎徵之所應也天地之氣無感不應天地之氣應亦無物不感而況天子建中和之極為神人之主範圍天地之妙其精神常與造化相流通若稽顙然故軒轅氏治五氣高陽氏建五官夏后氏修六府厥功既成有洛書之瑞是為洪範九疇箕子因而演之其言天人之際備矣漢儒不明其大要如夏侯勝

欽定四庫全書

胡仲子集

卷一

劉向父子競以災異言之班固以來采為五行志又不攷求向之論著本於伏生之大傳言六沴作見若是其禦五福乃降若不共禦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爰用五事建用皇極後世君不建極臣不加省顧乃拘拘然類求其應感矣否則判而二焉如宋儒王安石之論亦過也天人感應之機豈易言哉故無變而無不修省者上也因變而克自修省者次之災變既形修之而莫知所以修省之而莫知所以省又次之其下者災變並至

敗亡隨之訖莫修省者刑戮之民是已歷攷往古存亡之故不越是數者元起朔漢方太祖西征角端見于東印度為人語云汝主宜早還意者天告之以止殺也憲宗討八赤蠻于寬田吉思海大風吹海水水盡涸憲宗以為天導我也濟師大捷以此見五方殊性其畏天有不待教而能者世祖兼有天下方地既廣郡邑災異蓋不絕書而妖孽輒嘗非有司言狀則亦不得具見昔孔子作春秋所紀災異多矣然不著其事應聖人之智猶意攷次當時之災祥為五行志云

欽定四庫全書

胡仲子集

卷一

天也故不妄意天欲人深自警焉乃本洪範攷春秋之五行一曰水潤下水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時則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為水不潤下其徵恒寒其色黑是為黑眚黑祥

五行二曰火炎上火之性也失其性為沴董仲舒云陽失節則火災出於是而濫炎妄起灾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其徵恒燠其色赤是為

赤青赤祥

五行三曰木曲直木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故生不暢茂為變異者有之是為木不曲直其微恒雨其色青是為青青青祥

五行四曰金從革金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時則冶鑄不成變異者有之是為金不從革金石同類故古者以類附見其微恒暘其色白是為白青白祥

五行五曰土土中央生物者也而莫重於稼穡土氣不

欽定四庫全書

胡仲子集

卷一

養則稼穡不成金木水火沴之衝氣為異為地震為天雨土其微恒風其色黃是為黃青黃祥

犧尊辨

禮有犧尊即獻尊也司尊彝曰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鄭氏讀獻為犧又音犧為摩莎之莎非也獻舉其事犧言其象其為尊一而已以其尊之一而謂其音亦同不可也犧尊與象尊相須鄭氏謂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其說亦非也蓋犧尊為牛形象尊

為象形皆周尊也王肅云犧象之尊全刻牛象之形鑿

背為尊宋劉杳言古者犧尊象尊皆刻木為鳥獸鑿頂

及背以出納酒二家之言近之而杳又云魯郡地中得

大夫子尾送女器有尊作犧牛形晉永嘉中青州盜發

齊景公冢獲二尊狀類牛象意者古之遺制也苟以為

刻木安能久置地中不壞或謂犧尊畫牛象尊畫象亦

以木耳非古之遺制也蓋二尊皆以銅為之其取義皆

以牛象而得名犧尊為犧形象尊為象形則犧當讀為

欽定四庫全書

胡仲子集

卷一

義獻當讀如憲各如其字之本音可也獻舉其事犧言

其象不害其為器之一也觀於闕宮之詩朱子不取毛

氏莎飾之義而今猶取鄭氏摩莎之音豈非過乎況杳

之言足以證肅之說有足信乎宋皇祐中得著尊阮逸

胡瑗取其器有脰名壺尊可也著地無足名著尊可也

未能必有主名及黃長庵見之始定為著尊以為尊皆

有脰唯其無足而著地則禮之明堂位所謂商尊曰著

者是也後有若長庵者安知不以余言為然乎余故具